



晉書
七目



伊8
1.735
86



1735
86

晉書百二十二

載記第二十二

呂光

呂纂

呂隆

新念圖

此係明治
月八年
悼君山
所部以
贈資一

新念圖

氏川也
關國南
氏川也
關國南

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為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為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日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惟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耗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為雙將苟與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與初破成世姦氣漸張宜持



重以待其弊興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爲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榆眷若得榆眷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旣盡可以滅之鑿從焉果敗興軍從王猛滅慕容暉封都亭侯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爲長史及重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之尋入爲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爲破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驃騎將軍堅旣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

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畱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

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獯胡弟訥龍侯將馗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温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鑠射不可入以革索爲縑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勾鑠之法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諸國憚光威名貢欵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此

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既平龜茲有畱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馳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之說惡之又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爲前鋒擊胤大敗之胤輕將麾下數

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
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
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薄
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
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貳光尋擢祐爲寧遠
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鷓陰以應
之光遣其將魏真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
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
發覺逃奔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王
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
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
郡光遣其將杜進退之爲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

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
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暮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
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
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鞬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光出擊
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
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
令大豫迷於良算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
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晃攻破之大豫奔廣武
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光至是始聞苻堅爲
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僞諡堅曰文昭皇帝
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內建
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

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
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
康寧自稱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
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旣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
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
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讎羣寮
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叅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
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
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
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
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其將徐晃與張掖太守
彭晃謀叛光遣師討晃晃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

之諸侯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
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
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晃穆共相唇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
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
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
騎三萬倍道兼行旣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顛斬關納光於是誅彭
晃王穆以其黨索嘏爲燉煌太守旣而忌其威名率衆攻嘏光聞
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爲不可光曰
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
萬攻酒泉尅之進次涼興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驛馬
驛馬令郭文斬首送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爲已瑞
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卽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

內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城東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勤于三巖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爲王妃子紹爲世子譙其羣臣于內苑新堂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爲敬公會祖爲恭公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爲始祖永爲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督郵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及其弟右將軍

呂寶振威揚范強弩寶苟討乞伏乾歸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爲乾歸所敗寶死之武賁呂纂強弩寶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盤夷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揚武楊軌建忠沮渠羅仇建武梁恭軍于左南奚念大懼于白土津累石爲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渡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剋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河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都一作部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爲太子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

人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爲尚書乾歸從弟軻
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
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此一作機勿過
今也其勅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最使呂纂率楊軌
竇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
晃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
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弈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
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乾歸金城
太守衛鞬鞬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
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
衆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
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

可輕也因獸猶鬪况乾歸而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
必爲姦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
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屯
于枹罕光還于姑臧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
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邃攻陷臨松郡屯兵
金山大爲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
兵逃奔貲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趙策
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涇呂纂敗蒙遜于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
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涇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
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
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
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旣唱大義欲屈府

君撫臨鄆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達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卽墨宜思高算轉禍爲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曷僕射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勢戰于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馨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沖闇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氣乞機部衆最彊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與公唱義推機爲主則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爲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爲內應事發光誅之磨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廻必躡

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弘演矣統懼至番禾遂奔郭磨磨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磨軍破之遂入于姑臧磨之叛也得光孫八人于東苑及軍敗恚甚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皆掩目不忍視之磨悠然自若磨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纂擊磨將王斐于

城西大破之自是磨勢漸衰光遺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磨叛
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磨唇齒卿雅
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
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凋於微霜
而雞鳴已於風雨郭磨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
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
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人
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磨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
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答率步騎二萬北
赴郭磨至姑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磨每以
天文裁之呂弘爲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
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強我弱養獸不討將爲後患遂率兵邀纂

纂擊敗之郭磨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丁乞伏乾歸楊軌聞磨走
南奔廉川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爲
太尉呂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闕闕迭伺
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
可以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
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
寧汝兄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
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僞諡
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
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爲務及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武
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秘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

紹懼爲篡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篡
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
篡篡不許之及紹嗣僞位呂超言於紹曰篡統戎積年威震內外
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
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
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
卿慎勿過言超曰篡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
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
超曰聖人稱知機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旣而篡見
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篡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爲世
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尙書姜紀密告篡曰
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

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篡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
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
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
城將爲亂邪因抽劔直前斫篡中額篡左右擒之篡曰義士也勿
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于端門驍騎呂超率卒
二千赴之衆素憚篡悉皆潰散篡入自青角門升于謙光殿紹登
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篡憚弘兵強勸弘卽位弘曰自以紹弟
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勅慙負黃泉今復越兄而
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卽大位
以安國家篡以隆安四年遂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爲咸寧
謚紹爲隱王以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
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尙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

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爲謀主請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爲列棘不能隕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啓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元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

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歔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爲皇后以楊氏父桓爲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爲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豐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爲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算纂不從度浩豐河爲鹿孤弟儻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旣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

必乘虛寇掠都下宜且迴師以爲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倭檀寇姑臧乃還卽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籠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并繕修其墓道士句摹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耆婆卽羅什之別名也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鑒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祀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振於九州當兢兢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游盤之樂沈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讐爲

慮竊爲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騎之危銜檠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尙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譙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劔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劔擊纂纂

下車擒超刺纂洞胷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
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曰
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
爲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
宗廟下爲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僞巴西公呂他隴西公
呂緯時在北城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以懿弟之
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辯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
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超弑逆所宜擊之昔田恒之亂孔子
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况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
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而爲禍首乎
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爲難且吾老矣無能爲
也超聞登城告他曰纂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

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爲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
有寵於緯說緯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
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爲長四海顛顛人無異議隆超
雖不達臧否終不爲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
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共殺羅什子
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
殺纂纂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既篡位僞諡纂靈皇帝墓號
白石陵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部護軍稍歷
顯位有聲稱超旣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
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僭卽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
鼎以爲神瑞大赦改元爲神鼎追尊父寶爲文皇帝母衛氏爲皇

太后妻楊氏爲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大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沈溺布徽政于玉門篡奪之際爲功不難遣妻子爲質碩德遂率衆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坐有羣雀鬪于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

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謀臣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懷諫自專社稷爲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內修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知機爲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內盡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寄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德乃

還姚興謀臣皆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饑窘尚能日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饑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畱穀萬餘斛以振饑人姑臧穀價踊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尸盈于衢路禿髮儁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弒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歔慟泣酸感興軍隆率騎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

三十餘人皆擢敘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爲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乘釁竊號神州世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賑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瑠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爾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永固運銷羣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嬰結六戎潛窺雁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自玄漠而爲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瞑目甫爾釁發蕭牆絳纂元才負乘致寇弘超兇狡職爲亂階永基庸庸面縛姚氏昔竇融歸順榮煥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世而光棄茲勝躅遵彼覆車數十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僞爲忠鳴檄而蕃晉朝仗

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曆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遜烏狐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濫乎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屯瓜分九宮沴聚三秦呂氏何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晉書百二十二

載記第二十二終

西川忠鳳圖
氏唐國開甫

晉書百二十三

載記第二十三

西川忠鳳圖
氏唐國開甫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一作七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旣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恒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遊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卽王位改名缺外以慕容缺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爲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特矣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輿根言於儁曰王子之

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儁乃從之以垂爲前鋒都督儁既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一作方今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爲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一作利又爲征南將軍荆兖二州牧有聲於梁楚之南再爲司隸僞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暉嗣僞位慕容恪爲大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温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引全爲參軍猛乃令

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全信之乃奔暉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暉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連遭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暫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胃以成爲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

錄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
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
會也今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
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
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
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
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
有自來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
心也昔鄧祈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胥之
諫取禍勾踐前事之不忘後世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
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
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于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

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爲
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
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
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以多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
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
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樗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
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
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
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爲
人用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于城未可以滿其志冠軍
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
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

李蠻閔亮尹國率眾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眾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為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氏騎一千為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卿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眾散親離而垂侍衛

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今不擊之必為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人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召募遠近眾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為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為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眾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

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爲符丕所畱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辱官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爲農所敗斬越于陣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爲柱國大將軍弘農王弟德爲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原王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

紹宙等率衆會垂立子寶爲燕王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符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列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闇於機連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冥一作名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

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于唐衛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于苻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郾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內

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丕迫臣單赴限以師程惟給弊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于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旣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卽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丕以天時人事而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

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遏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旣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動輔一作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堪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

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郢不固守中城垂塹而違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之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垂訪之羣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驩兜已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旣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潰水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丕爲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容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爲真所敗真遂屯于承營

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一作宇死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主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于黃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眾數萬迎之羣僚聞慕容暉為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眾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德及隆引兵要之於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立為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為主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眾救之為

高句驪所敗遼東玄菟遂沒建節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勅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北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為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眾苻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羣僚勸即尊號具典儀脩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為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為吏部尚書慕容德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慕容麟為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遷黜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謚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

爲先垂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畱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爲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尙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爲皇后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畱臺于龍城以高陽王慕容隆錄畱臺尙書事時慕容暉及諸宗室爲苻堅所害者竝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毀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爲隔城其尙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

榮進至乃身冒纒經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亦昧利于其間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委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垂不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定之垂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于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爲吾今爲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驃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

戶于黎陽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豐運歲征役
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
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
騎七萬遣其丹楊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于晉陽永遣其
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
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
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壺壁永率精兵五萬
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爲二
翼慕容國伏千兵于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僞退永追奔數
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
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剋晉陽垂進圍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爲內應
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听署公

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
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
丘陽城皆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
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
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繼魏聞寶將至
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叅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
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
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爲言乃遣麟率騎
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爲虛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
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
免士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
士靳安以爲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叅合之敗

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於叅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雷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叅合鑿山開道次于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泥于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叅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毆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聞叅合大哭以爲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徂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尙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疆寇伺隙祕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僞諡成武皇

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晉書百二十四

魏川宅園
氏園南甫

載記第二十四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苻堅時
 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為陵江將軍及為太子砥
 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
 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為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其年寶嗣偽
 位大赦境內改元為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偉為太師左光祿大
 夫段崇為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遵垂遺令校閱戶口罷諸軍營
 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
 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家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

多材藝有雄略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宮事總錄禮遇
一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
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寮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為
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子長樂公盛自
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為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
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
立策母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盛會進爵為王策字道符年十
一美姿貌而蠢弱不慧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晉陽
司馬慕容嵩閉門距之農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路川為魏追
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遁還寶引羣臣于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
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鬪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
盛殆難為敵宜度險距之中書令哇一作蛙遂曰魏軍多騎師行剽

銳馬上齊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
待之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
師十萬天下之勅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
以資強寇且動眾心示之以弱阻關距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
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脩
城積粟為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
退郡縣一作降于魏寶聞魏有內難乃盡眾出距步卒十二萬騎三
萬七千之于曲陽柏津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師之銳乃遣征北
隆夜襲魏師敗績而還魏軍方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
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寶農等棄大軍率騎
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于道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去袍
杖戎器寸刃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皓

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皓與同謀
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
禁旅弒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精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
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
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衆甚盛謀襲
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于薊以開
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騎二萬列陣而進
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辱官驥率衆三千助守
中山會以策爲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
事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
樂去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
感王恩澤皆勇氣自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使王統

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皆害其勇略譖而不
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
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杖者兵
也兵已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
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會爲變事當
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內侮中州紛亂會鎮撫
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
又逆跡未彰宜且隱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
威望寶曰會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
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會聞之彌
懼奔于廣都黃榆谷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二千餘人分襲農隆
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旣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

使左衛慕容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卿餓死者數十人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二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飢甚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於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爲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輿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

者斬寶發龍城以慕輿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眷因衆軍之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之騰衆亦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爲蘭汗所譎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于薊城寶欲還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自薊而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慕容騰招集散兵于鉅鹿慕容盛結豪傑于冀州段儀段溫收部曲于內黃衆皆響會剋期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弑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卽隆安三年也

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偽謚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號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廐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廐終而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略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冲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巢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

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永誅儁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旣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寶卽僞位進爵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畱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旣如龍城盛畱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

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佞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爲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墻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旱張真襲誅之於是內外恬然士女咸悅盛謙揖自卑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改元曰

建平諸王降爵爲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奇聚衆于建安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旣誅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卽尊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爲獻莊皇帝尊寶后段氏爲皇太后全妃丁氏爲獻莊皇后謚太子策爲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年爲長樂有犯罪者十日一自決之無撻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有雀素身綠首集于端門栖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爲白雀園盛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羣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至於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

可奪之年二寇闕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羣情緝穆經略外敷闢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羣后敦睦雍熙時無二論勳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爲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璆祕書監郎敷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璆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誦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爲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捷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以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

非詐乎若惑于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已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爲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

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內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疎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於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已然後返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謫道存社稷美溢古今臣謂伊尹之勳有高周且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

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敷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謫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

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爲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名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早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名早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畱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早候知之襲剋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追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早還也羣臣莫知其故早旣斬朗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早還者正爲此耳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掠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李早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旣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勅曰早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

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早以刑餘之體効力盡命忠欵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無及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戶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讌其羣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興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與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動搖夜

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
閤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名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
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僞謚昭武皇帝墓號興平
陵廟號中宗盛幼而驕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
矣懲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芥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
于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
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于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熙
素爲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篡也以熙爲遼東公備
宗祀之義盛初卽位降爵爲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
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

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
定迎熙入宮羣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僭卽尊位誅
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弟
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元曰光始改北燕臺爲大單于臺置左右
輔位次尚書初熙悉于丁氏故爲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
呪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
以后禮誅丁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
距熙熙率騎馳返和衆皆投杖熙入誅之於是引見州郡及單于
八部耆舊于東宮問以疾苦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
人起景雲山于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
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其昭儀苻氏鑿
曲光海清涼地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游於城

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虵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苻氏爲皇后赦殊歿已下熙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苻氏死僞謚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謚文獻公二苻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讎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溫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忿其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溫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氏從爲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熙與苻氏襲契丹憚其衆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其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

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剗而還盡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爲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爲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爲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爲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躡踊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絕久而乃蘇大斂旣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於宮內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襪韠中有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百姓

率戶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畫尙書八坐之象熙曰善爲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爲不詳其右僕射韋瑒等並懼爲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爲主發尙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爲人所執雲得而弑之及其諸子同殞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僞諡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艸

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艸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謠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雲沉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爲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彊之雲遂卽天王位復姓高

氏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
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熙之羣官復其爵位
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爲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
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劔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劔擊雲雲
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僞謚惠懿皇帝雲
自以無功德而爲豪傑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爲腹心離
班桃仁等竝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
卧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市朝
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
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
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
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趙魏驅駕英
雄叩囊餘奇推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於黎陽返遼陰之
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僭擬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
之功句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拮拔而傾
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媿於
西隣信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
蕭牆內憤勅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符文
武不墜韜光而夷讐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
乃地非奧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於匡牀玄妻之姿見奇於
鬢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
怨嗟於蕞壤宗祀夷滅爲馮氏之驅除焉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而捷先鳴則
興道明烈烈鞭笞豪傑埽燕夷魏釗屠永滅大盜潛移鴻名遂竊
寶心生亂盛清家難熙極驕淫人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以追

晉書百二十四

載記第二十四

終

西川中鳳
氏書印

晉書百二十五

載記第二十五

西川中鳳
氏書印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馮跋

馮素弗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
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
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
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
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
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
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卽國仁五
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

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溼立祁溼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溼爲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溼爲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偁太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元一作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爲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

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爲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頽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旣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覩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

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將乙旃音
泥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
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
天水略陽澧川甘松匡朐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
卑匹蘭率衆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
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
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
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率衆三萬餘戶降於國
仁各拜將軍刺史苻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
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
裕苟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奕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
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沒奕于及熙奔

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
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
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戶
跋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
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國仁死在
位四年僞謚宣烈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大量國仁之死也其羣臣咸以
國仁之子公府冲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
于河南王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其妻邊氏爲王后以出連乞
都爲丞相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
有差遂遷于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
金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

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雷鞠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跋並率衆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旣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登將沒弈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討鮮卑大兜國乾歸乃與沒奕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爲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一作雀峽退屯青岸寶進追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射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

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瑄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興所殺乃還師氏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殫詰歸引衆而退翟瑄奮劔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震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闔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瑄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十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

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内殊死以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
左長史邊芮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翟璠爲吏部
尚書翟勅爲主客尚書杜宣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民部尚書樊
謙爲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爲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
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至是遣乞
伏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
功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
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
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前北韋虔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
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
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
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

竊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
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
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
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二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
將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殺羝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
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剋翦羣凶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
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奸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
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勅一作勃爲質
旣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彈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又
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
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
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

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
衆咸曰非所及也建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
乾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
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旣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
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
爲乾歸所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
支陽鷗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
冠軍翟瑄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罷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罷遁
堡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爲質鮮卑疊掘河內率
戶五千自魏降乾歸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于苑川姚興
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乾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
興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勅敵

乘機藉算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
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
戮力勉之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
允率中軍二萬遷于柏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于侯辰谷乾
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興
追騎所逼入于外軍且而交戰爲興所敗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
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
雄叨竊名器年踰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
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
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幽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
襁負分歧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
與俱陛下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興興

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
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儁檀迎乾歸
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
吐雷屯于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
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與存唇齒之援方乃忘
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
俱去必爲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旣在
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
大悅署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
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乾歸旣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
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爲偏禪元興元年熾磐自
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

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
滋川攻楊盛將苻帛于皮氏堡並剋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
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剋之旣而苑川
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內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歸終爲西州
之患因其朝也興畱爲主客尙書以熾磐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
尉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二萬七千築城
于嶮岷山以據之熾磐攻剋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鮮卑
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畱熾磐鎮之
乾歸收衆三萬遷于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
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圖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
不多也魏武運籌四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亡新
烏散固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斯一作泰始

乘機撫運實係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以疆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鵠望豈宜固守謙沖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卽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論薄地延師次煩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爲尙書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隴西羌昌何攻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戶於苑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使署乾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于興遣熾磐與其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檀師濟河敗僭檀太子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興別將姚龍于伯陽堡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

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于譚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於枹罕師次于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于于赤水大破降之乾歸敗于五溪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弒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歸弟廣武智達陽武木弈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嶮岷南山并其四子輟之於譚郊葬乾歸于枹罕僞諡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畱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

事後乾歸稱藩于姚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熙六年熾磐襲偽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勅爲相國魏景爲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弟延祚爲禁中錄事樊謙爲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于於燒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城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城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城奴迦及首級四

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於南山熾磐以爲巳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檀西征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健虔率騎五千追僭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僭檀遂降署爲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僭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旣兼僭檀兵強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爲王后十一年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達爲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

姐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攻澠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眾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戶于枹罕令其安東木奔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木奔于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曇達爲左丞相其子元基爲右丞相麴景爲尚書令翟紹爲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至是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二萬降于熾磐署爲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

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爲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眾迎之艾叔父儁言于眾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爲從涼主西遷眾咸以爲然相率逐艾推儁爲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儁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眾六千降于熾磐署爲弱水護軍遺其左衛匹逵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澠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二千戶于枹罕澠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弟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

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僞位在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稜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遘孽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噍難以義服伺我阡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褫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奸謀潛斷俘視羸之衆威策遐舉便能誓汧隴之餘卒窺崑函之奧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勍敵而朝食旣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以喪履重氛於外難幸以計全貽巨釁於蕭墻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機而動牢籠雋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澆河之首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僞業覽其

遺業盜亦有道乎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爲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祕之熙怒及卽僞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

每夜獨行猛獸常爲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
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旣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
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
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
立高雲爲主雲署跋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跋讌羣寮忽有血流其左臂
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雲爲其幸臣
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
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於是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
于庭中衆推跋爲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恒志於靖亂掃清
凶桀皆公勳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
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係

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
以太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號卽國曰燕赦其境
內建元曰太元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爲元皇
帝父安爲宣皇帝尊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
子署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爲侍中征東大將
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
銀提爲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爲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爲
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爲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
畱公從兄子乳陳爲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爲鎮
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爲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爲
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尋而萬泥抗
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爲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

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爲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義熙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於葑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立也萬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麤獷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喻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命所鍾人望攸係推逼主上光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爲闕伯過責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

遂剋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署素弗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馮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逃貲至巨萬行貨于馬弗勤弗勤以訓爲方略令旣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由吾不問所改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彝倫未敘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汗辱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肅

然請賂路絕蝮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偽樂浪公主獻馬三匹
跋命其羣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
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豈遠
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
女歸于蝮蠕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
之處之於營丘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振穀
帛有差孝悌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丘張買成
周刁温建德何纂以賢良皆擢敘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
五百戶于長谷爲祖父園邑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跋勵
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
尚書紀達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令極
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先是河間人褚匡言於跋曰

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舊邦宗族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若聽臣
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絕殊域阻迴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
郡臨海船路甚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署匡游擊將
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
餘戶來奔署買爲衛尉封城陽伯睹爲太常高城伯契丹庫莫奚
降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
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
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
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
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壤無寒煖之期
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
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

令奉之魏使耿貳至其國跋遣其黃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跋
爲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散騎常
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
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貳之陵傲以激跋跋曰亦各其志也
匹夫尚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畱貳不遣是時
井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
史令閔尚筮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爲大禍
將勃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豕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
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脩尚恭儉則妖
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
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由
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

滯於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快快有不悅之
色跋怒醜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
出爲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
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諷誦
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
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
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一作五已上教之跋弟丕先是因亂
投於高句麗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爲左僕射常山公嵯蠕斛律爲
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于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
女爲昭儀時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棄
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彊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

里襲國古人爲難況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繁大衆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勅勤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之蠕蠕大但遣使獻馮三千匹羊萬口有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鄰取亡之道宜還前使脩和結盟跋曰吾當思之尋而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魏以有備引還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鶴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問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北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

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于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爲魏所伐東奔高句麗居二年高句麗殺之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寇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驎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及爲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

服屋宇務於儉約修已率下百僚憚之初爲京尹及鎮營丘百姓
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
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
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勳臣子弟今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
孫鮮在焉素弗名爲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
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鴻名寶
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嚚未窺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
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
遷徙之餘少非雄傑幸以寬厚爲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
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
致寇良謂在茲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

天意乎非人事也

贊曰國仁驍武乾歸勇悍矯矯熾磐臨機能斷孰謂獯虜亦懷沉
算文起常才憑時叛換咸竊大寶爲我多難

晉書百二十五

載記第二十五

終

晉書百二十五

晉書百二十六

載記第二十六

晉書百二十六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禿髮儁檀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闡立初壽闡之在孕母月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壽闡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盱食後為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眾稍盛烏孤即思復鞬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署為任節冠軍大將軍河

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
不衆咸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
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修明境內無虞若致死于我者大
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耳烏孤
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堡
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
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
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廬一作廬陵契
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旣乖違遠何以附所以泣耳
其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
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

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
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滯三甥肆暴郡縣土
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
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爲天下主留其鼓吹羽
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
赦其境內年號太初曜兵廣武攻尅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
于街亭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
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來奔烏孤更稱武威王後三歲徙
于樂都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俾檀爲車騎
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爲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
雋陰訓郭倖一作倖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承明郭黃郭奮
史嵩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

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羣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軋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軋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已千里伐人糧運懸絕且與我鄰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沖國二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豐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廢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段業爲呂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氏池張掖穀麥而還以

利鹿孤爲涼州牧鎮西平追僣檀入錄府國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群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歿在王位三年僞諡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卽僞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徙居于西平使室記監麴梁明聘于段業業曰貴王先王創業啟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件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胤已爲是紹兄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漢口旣逾年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

亭侯關內侯呂纂來伐使儻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
擾懼儻下馬據胡牀而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
餘級纂西擊段業儻率騎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
以自固儻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鍾鼓以饗將士耀兵于青陽門
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軋歸爲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
興待以上賓之禮軋歸遣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於
利鹿孤曰軋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奔
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
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軋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
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軋歸果奔于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
卿言軋歸果叛卿爲吾行也延追軋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
二年龍見于長寧麒麟游于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

稱河西王其將鋤勿論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
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
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
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置晉人於諸城勸課
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策以
縻之如其敵疆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
是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儻謂之曰安寢危邦
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
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耻爲叛臣以見明主儻曰卿忠臣也
以爲左司馬利鹿孤謂其羣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
乘在位三載于茲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
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

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嵩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爲先惟以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尅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冲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于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歧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鯢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

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旣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遣僇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尅之僇檀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埽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翦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况禕蔑爾敢距天命纍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圖之僇檀大悅釋其縛待之客禮徙顯美麗軒二千餘戶而歸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亾聖朝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僇檀義而許之呂隆爲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下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喻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

石萬錢野無青艸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屬使二寇相
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
僂檀曰噲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
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
遂遣僂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僂檀徙涼澤段冢
五百餘家而歸利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
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葬于西平之東南僞諡曰康
王弟僂檀嗣

僂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竒之謂諸子曰僂檀明識幹藝非汝等
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僂檀及利鹿孤卽位垂拱而
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
弘昌初乞伏軋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

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僂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攻魏
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加宜垂全
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僂檀歸其妻子姚
興遣使拜僂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僂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
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僂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史
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尚書郎
見僂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
當尅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僂檀謂敞
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
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
也敞曰大王仁俟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眎張堪之孤叔向撫汝
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僂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

卿共成大業耳。僂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擅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僂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僂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戶。僂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于氏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乃署僂檀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僂檀率步騎三萬，次于五澗。興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

送尚還。長安僂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僂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僂檀大悅，賜敞馬二十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曷聘于姚興，興謂曷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曷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曷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覆者，實由車騎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

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筭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騎都尉僂檀讌羣寮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宗廟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灌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于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銜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僂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僂檀雖受制于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以宗敞爲太府主簿錄記室事僂檀僞游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戶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

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于方亭遂伐沮渠蒙遜入西陝蒙遜率衆來距戰于均石爲蒙遜所敗僂檀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陷之其後僂檀又與赫連勃勃戰于陽武爲勃勃所敗將佐死者十餘人僂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僂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入于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三百人叛僂檀於北城推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哀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僂檀悉誅之姚興以僂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僂檀與宗論六國從橫

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入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頽僣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尅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僣檀以輕勃勃敗致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無僣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歛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爲弼等後繼遺僣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僣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漢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

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爲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僣檀欲誅其元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疆敵在外內有姦豎兵交勢踧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僣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歛成縱兵虜掠僣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僣檀攻之未尅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歛成遣使謝僣檀引師而歸僣檀於是僭卽涼王位赦其境內改年爲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世子武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晁

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爲太尉鎮軍敬歸爲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遣其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倖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晁及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唯修德責躬可以寧吉倖檀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蓄力待時將報東門之耻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軋象若見事不言非爲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倖檀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距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倖檀怒鑠保而行曰有功

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旣而蒙遜率衆來距戰于窮泉倖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晉漢祖困于平城以婁敬爲功表紹敗于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倖檀謝之曰卿孤之蒼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壘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倖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歸右衛折掘竒鎮據石驢山以叛倖檀懼爲蒙遜所滅又慮竒鎮尅嶺南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

緒守姑臧儻始出城焦謚王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謚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謚為涼州刺史降于蒙遜鎮軍敬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尅姑臧之威來伐儻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尅遣使謂儻曰若以寵子為質我當還師儻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為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為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于率眾來伐儻遣其太子武臺距之為洛于所敗儻又將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初并姑臧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藿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眾習戰若輕軍卒至出

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之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歿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儻敗績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儻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蒙遜乃歸久之遣安西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還邯川護軍孟愷表鎮南湟河太守文支荒酒懷諫不卹政事儻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來儻檀乃召文支既到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顛隕如是胡顏視世雖存若隕庶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卿唯酒是耽荒廢庶一作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邯川人衛章等謀殺孟愷南

啟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支遣將軍匹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歸蒙遜又攻樂都二旬不尅而還鎮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徙五千餘戶于姑臧蒙遜又來伐儻檀以太尉俱延爲質蒙遜乃引還儻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尅後患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喻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亾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儻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儻檀乃率騎七千襲乙

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武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內城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武臺曰小賊蕞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武臺懼晉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遷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効有何猜邪武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旬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儻檀儻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籍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歸熾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

利鹿在焉僂檀曰蒙遜熾磐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衆在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僂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勒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筭僂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僂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僂檀將

尉賢政固守浩亶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聞孤城獨守何所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管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恥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而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旣而聞僂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僂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鳩左右勸僂檀解藥僂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僂景王武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僂檀少子保周臘于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爲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烏孤

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僞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史臣曰禿髮累葉酋豪擅強邊服控弦王塞躍馬金山候滿月而
窺兵乘折膠而縱鎬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苻渾之策治兵
以討不賓鹿孤從史嵩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
疆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僞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摧呂氏
美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既而叨竊重位
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劔於赫
連覆國喪身猶爲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
於乾谿異代同亾其於僞檀見之矣

贊曰禿髮弟兄擅雄羣虜開疆河外清氛西土僞檀傑出騰駕時
英窮兵黷武喪國頽聲

晉書百二十六

載記第二十六

終

晉書百二十六

晉書百二十七

慕容德

載記第二十七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寐而生德
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羣
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雋之僭立也封爲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
將軍及暉嗣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
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暉乘釁討堅辭
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暉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
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枹頭
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
暉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爲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

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暉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暉曰晉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柰何將衛之也暉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暉曰晉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暉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爲疑德進曰晉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爲燕臣也今永旣建僞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豎從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晉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

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旣嗣位以德爲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與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旣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

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參母兄之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致效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與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亾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羣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卽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羣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

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徒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攻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爲中軍將軍慕容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巳瑞及此潛謀爲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

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
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
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亾人神曠王故
權順羣議以繫眾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
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為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
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
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
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容與護請馳
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
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
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魯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
刑餘賤隸荷國寵器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

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
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
為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
之晉南陽太守閻丘羨寧朔將軍鄧啟方率眾二萬來伐師次管
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
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靳瓌初苻登既為姚興所滅登弟廣率
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
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
之間地無十城眾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乃
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眾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
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洩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
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

怒殺和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疆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慕輿護封逞韓諲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疆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尅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

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咎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埽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

谷經困難啟聖事彰中錄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晉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大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晉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尅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埽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劔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尅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晉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僕近則曹嶷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千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

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渾參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爲司徒慕容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容護爲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官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

品士門二百人為太學生後因讌其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
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
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
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為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
卿節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
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
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
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
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為効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
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
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為親尊而可吝乎
且弘為君迎親為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為平原

令弘至張掖為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
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塋平仲古之賢人
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歿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
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
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
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于申池北登社
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逐
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
之拜尚書郎立治於商山置鹽官于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
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
校尉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皇一作黃璆率眾攻端門殿中師侯
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

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標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諱上疏曰二寇逋誅國恥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鵂之林三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萌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越今羣凶僭逆寔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恥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燻燒公避課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

萌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禪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縮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諱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咎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劔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艸頽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塋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破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

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柰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亾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鏤築之仰視曰崩卽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栢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于茲栢玄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

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艸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下萬可以西并疆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寧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桀復起梟除栢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旣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又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咎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况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埽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栢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二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

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管卻克忿齊子
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
管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亾繼
絕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栢玄敗德以慕容鎮為前
鋒慕容鍾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尅期將發而德寢疾
於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
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
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為皇太子大赦境內
子為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元即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為
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偽諡
獻武皇帝

晉書百二十七

載記第二十七

終

晉書百二十八

載記第二十八

慕容超

慕容鍾

封字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綽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為廣武太守
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
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
決囚之于郡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
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
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
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
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
以荅厚惠於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錄乃陽狂行

燕川生鳳鳴
氏畫而南

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與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
晦匿與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
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
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起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
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
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
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
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大赦
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爲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
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潘聰爲左
光祿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爲青

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
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
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
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卽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
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
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
隙漸遘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
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
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復天族乎超聞
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
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
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

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其衆攻梁父尅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鎮尅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旣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已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牆釁發遂戎馬生郊典

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脩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轅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垂度今犯罪彌多死者稍衆肉刑之于化也濟育旣廣懲慘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轅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一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

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高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和所謂屈于一人之下申于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欸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

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沖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于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興言于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

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于超超遣其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于姚興與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于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旣遣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于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追尊其父爲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于圓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

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歛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女水竭河濟凍合而澗水不冰超正旦朝羣臣于東陽殿聞樂作歎音僧不備悔送伎于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諱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于是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頽爲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爲郡縣公慕容鎮諫曰

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荅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

卒芟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于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嶮卒擒于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旣不能芟苗守嶮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苜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

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赦慕容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羣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于一人陛下旣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爲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

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橫勢成唇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遣乞援以濟時艱于是遣範與王簿一作蒲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于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冀得秦援範旣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遣範

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強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于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弊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強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羣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

令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于獄于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疑望氣者以爲澗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疑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壽言于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疴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爲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全宗廟之重超歎曰廢典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

數十騎出亡爲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于色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于臨難對敵智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已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封孚字處道渤海蓆人也祖俊振威將軍父放慕容暉之世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于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博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軌

憲曰頽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于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充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于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于世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倣儻之雄姿韞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勵已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勳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啓大岷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晉書百二十八 載記第二十八 終
贊曰德實姦雄轉敗為功奄有青土淫名城中超承偽祚撓其國
步廟失良籌庭悲霑露

晉書百二十八 載記第二十八 終

晉書百二十八

晉書百二十九

晉書百二十九

載記第二十九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
焉蒙遜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
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會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
前軍大敗麴粥言于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
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
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眾向西平出苕藿奮臂大呼涼州不
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負
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
謂眾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寶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

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并祥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蒙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蒙遜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于是王德以晉昌孟敏以敦煌降業業封蒙遜臨池侯呂弘去張掖將東走業議欲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業賴蒙遜而免歎曰孤不能用于房之言以至于此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爲之築冢

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爲呂纂所敗蒙遜懼業不能容已每匿智以避之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業請救于秃髮烏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強有窺覷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大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名引兵歸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叔益生爲酒泉太守蒙遜爲臨池太守業門下侍郎馬權儁爽有逸氣武略過人業以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陵蒙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于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之才信讒愛佞

晉書一百二十九
無鑿斷之明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我背之不祥乃止蒙遜既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日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從與臣剋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說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于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爲報仇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爲陳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卧觀使百姓離于塗炭男成素有恩信

衆皆憤泣而從之比至氐池衆逾一萬鎮軍臧莫孩率部衆附之羌胡多起兵響應蒙遜壁于侯塢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于內至是謝而赦之使與武衛梁中庸等攻蒙遜業將王豐孫言于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狠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豐孫言旣不從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于蒙遜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一已爲貴門所推可見旬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爲杜進記室從征塞表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識記巫覡徵祥故爲姦佞所誤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遜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署從兄伏

奴爲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掣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
爲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爲左右
長史張隲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時姚興遣將
姚碩德攻呂隆于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于興以通和好
蒙遜以呂隆旣降于興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李玄盛乃遣建忠掣
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于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悅
拜潛張掖太守掣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掣私于蒙遜曰呂氏
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違離桑梓受制于
人輔國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虛
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羣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豨
涉西裔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蠲
省百僭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時梁中庸爲西郡太守西

奔李玄盛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
耳孤豈恠之乃盡歸其妻孥蒙遜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納輿人
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邕之美況孤寡德智不經遠而可不
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內外羣僚其各搜揚賢雋廣進芻蕘以匡孤
不逮遣輔國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姚興遣將齊難率衆四萬
迎呂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
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
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綱紀百姓乎皆令自殺蒙遜襲狄
洛磐于番禾不剋遷其五百餘戶而還姚興遣使人梁斐張構等
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興亦拜秃髮儂檀爲車
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儂檀上公之位而身
爲侯者何也構對曰儂檀輕狡不仁欸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

爵者褒其歸善卽敘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勲高一時當入諧鼎
味匡贊帝至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
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勲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
何以先之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
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
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
耳蒙遜太悅乃受拜時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梁言于蒙遜曰
辛酉金也地動于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
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西郡太守
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爲右長史寵踰功舊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
西涼以從弟成都爲金山太守羅仇子也鄯爲西郡太守麴粥子
也句呼勒自西涼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于丹嶺

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時木連理生于永安永安令張
掖上書曰異枝同幹遐方有濟化之應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
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濟
時所致豈吾薄德所能感之蒙遜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傳檀次于
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
傳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
也蒙遜曰傳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
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傳檀懼
請和許之而歸及傳檀南奔樂都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
步騎二萬攻朗剋而宥之饗文武將士于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
以敦煌張穆博通經史才藻清瞻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
以其弟挈爲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旬餘而挈死

又以從祖益子爲鎮京將軍護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俄而蒙
遜遷于姑臧以義熙八年僭卽河西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玄始置
官僚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城門諸觀立其子政德爲
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僭檀來伐蒙遜敗之于若厚塢僭
檀湟河太守文支據湟川護軍成宜侯率衆降之署文支鎮東大
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爲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
軍王建爲湟河太守蒙遜下書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者莫不經
略八表然後光闡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狡虜僭檀鴟
峙舊京毒加夷夏東苑之戮酷甚長平邊城之禍害深獫狝每念
蒼生之無辜是以不遑啓處身疲甲冑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僭
檀猶未授首僭檀弟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彼重藩請爲臣妾
自西平已南連城繼順惟僭檀窮獸守死樂都四支旣落命豈久

全五緯之會已應清一之期無賒方散馬金山黎元永逸可露布
遠近咸使聞知蒙遜西如苕菴遣冠軍伏恩率騎一萬襲卑和烏
啼二虜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于新臺閩人王懷祖擊
蒙遜傷足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遜母車氏疾篤蒙遜升
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下書曰孤庶憑宗廟之靈乾坤之祐濟否
剝之運會拯遺黎之荼蓼上望埽清氛穢下冀保寧家福而太后
不豫涉歲彌增將刑獄枉濫衆有怨乎賦役繁重時不堪乎羣望
不絜神所譴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
車氏死蒙遜遣其將運糧于湟河自率衆攻剋乞伏熾磐廣武郡
以運糧不繼自廣武如湟河度浩疊熾磐遣將乞伏魑尼寅距蒙
遜蒙遜擊斬之熾磐又遣將王衡折斐麴景等率騎一萬據勒姐
嶺蒙遜且戰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麴景奔還蒙遜以

弟漢平爲折衝將軍湟河太守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蒙遜遣舍人黃迅報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于南裔蒼生沒于醜虜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儁謬爲河右遺黎推爲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嶮執義不回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爲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劍而起衆無一旅猶能成配天之功著車攻之詠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荆暢之銳而可垂拱晏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軫剋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爲晉右翼前驅熾磐率衆三萬襲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斬級數百熾磐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密信招熾磐熾磐復進攻漢平漢平納昶景之說面縛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衆寡不敵爲熾磐所擒熾磐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爲之固請乃得還姑臧及至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爲高昌太守爲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爲失蒙遜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虜太捷而還蒙遜西至苻菴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蒙遜率中軍三萬繼之卑和虜率衆迎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歸蒙遜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爲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寃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

翊日而澍雨大降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于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是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蒙遜爲李士業敗于解支澗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漢宜旋師以爲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其羣下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官者以匪躬爲務受任者以忘身爲効自皇綱初震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按在家卧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令黜陟絕于皇朝駁議寢于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爲度日之事豈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肅振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之命

征南姚艾尚書左丞房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肅太史令張衍言于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也遂攻浩亶而虵盤于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騰虵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亶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壞城遂進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士業舊臣皆隨才擢敘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僞位三十三年子

茂虔立六年為魏所擒合三十九載而滅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陬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仇弼之冤
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白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
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
者矣

贊曰光猜人傑業忌時賢游飲自晦匿智圖全兇心既逞偽績攸
宣挺茲姦數馳競當年

晉書百二十九 載記第二十九 終

晉書百二十九

晉書百三十

載記第三十

晉書百三十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
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
將雄據肆盧川為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
為諸部之雄石季龍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
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
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辰令其子
力侯提距戰為魏所敗魏人乘勝濟河剋代來執辰殺之勃勃乃
奔于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于魏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犬
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亡

歸命于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
他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募勃勃于路送于姚興
高平公沒奔于奔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
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
參軍國大議寵遇踰于勲舊興弟邕言于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
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
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封陽川
侯使助沒奔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
使爲伐魏偵候姚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
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
乃止頃之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
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嶮獻馬八千匹于姚興

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奔
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
元曰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
長兄右地代爲丞相代公次兄力俟提爲大將軍魏公叱于阿利
爲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尚
書令叱以韃爲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爲征北將軍尚書右
僕射自餘以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于等三部破之降衆萬數千
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
從又復言于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
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
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
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

于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于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于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求婚于秃髮儁檀儁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于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儁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儁檀曰勃勃天姿雄鷲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儁檀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窘弊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厲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今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儁檀曰吾追計決矣敢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于陽武下陝鑿埋車以塞路儁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爲京觀號髑髏臺還于嶺北勃勃與姚興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將齊難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旣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于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勃勃于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又率騎二萬入高岡及于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

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其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于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勃勃又攻興將金洛生于黃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羅城皆拔之徒七千餘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遣其尚書金纂率騎一萬攻平涼姚興來救纂爲興所敗死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興將姚廣都于定陽剋之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爲軍賞拜廣都爲太常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清水城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于大城是歲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姚興將姚詳棄二城南奔大蘇勃勃遣其將平東鹿奔于要擊之執詳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其年勃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嵩戰于青石北原敗之降其衆四萬五千獲戎馬二萬匹進攻姚興將党智隆于東鄉降之署智隆光祿勳徙其三千餘戶于貳城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暉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不競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岳峙人懷問鼎況陛下弈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于漢皇聖略邁于魏祖而不于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軍師中郎將乃赦其境內改元爲鳳翔以叱于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

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
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
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旣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
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
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
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鼓飛廉
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于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
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于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諫曰明王之
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
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猶
恥爲之而況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其年下書曰
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妣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

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
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
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
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
立其妻梁氏爲王后子瓚爲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
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又攻姚興將姚達于杏城二
旬剋之執達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戰士二萬
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于沮渠蒙遜曰自金晉數終禍纏九
服趙魏爲長虵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蠢爾
羣生罔知憑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敦和
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
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

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益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矢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既清則並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勃勃聞姚泓將姚嵩與氏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爲盛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剋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興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爲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戶五萬據安定降于勃勃以儼爲侍中韜爲尚書留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千進攻泓將姚誾于雍城誾奔長安勃勃進師次郿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苟兒以城降泓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

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剋之又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于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于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荅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旣而勃勃還統萬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于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

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峭陝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瑣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瑣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而退屯劉迴堡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城遂殺之義真又殺田子于是悉召外軍入于城中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瑣夜襲長安不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于灊上百姓遂逐齡石

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瑣率衆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義真司馬毛脩之于青泥積人頭以爲京觀于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効可謂算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于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于潼關之曹公故壘剋之執齡石及敬送于長安羣臣乃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之來葉將明揚仄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于是爲壇于灊上僭卽皇帝位赦其境內改元爲昌武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

祖奔于洛陽以侯提爲并州刺史鎮蒲坂勃勃歸于長安徵隱士
京兆韋祖思旣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
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
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羣臣勸都長安勃勃
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吳僻遠勢不
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
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
下咸曰非所及也乃于長安置南臺以瑣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
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于是赦其境內又改元曰真
興刻石都南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
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鍾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
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

災拯六合之沉溺鴻績侔于天地神功邁于造化故二儀降祉三
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
繼軌徽猷冠于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桀
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絕于中天神轡輟于促路然純曜未渝
慶縣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罽崑山之外密網
遐張則東緝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于峭函
五德革運于伊洛秦雍成篡弒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
爾主有常尊于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于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
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于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
久矣是以偏師蹙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
銳雖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
開闢已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

能本枝于千葉重光于萬祀履寒霜而踰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
于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
來俯順時望龍升北京則義風葢于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于
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羣凶嶽立之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
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偽秦以三世之資喪魂
于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
彰于伐叛文教與武功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
著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
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
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
絕之狀固以遠邁于咸陽超美于周洛若迺廣五郊之義尊七廟
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路

寢闈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祕室通房
運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並建森然畢
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閭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
爲重威之式有關前王于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
梓于鄧林採繡石于恒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寶親運神
奇參制規矩營離宮于露寢之南起別殿于永安之北高構千尋
崇基萬仞玄棟鏤椳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筭似翔鵬之矯翼二
序啓矣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涼殿
崢嶸絡以隋珠綵以金鏡雖曦望互升于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
陽迭更于外而內無寒暑之別故善目者不能爲其名博辯者不
能究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
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

刀利之神宮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于詩
人闕宮有恤而頌聲是作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軌一文昌舊
章唯始咸秩百神賓享萬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
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碩美俾皇風振于
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
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
風道無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世葉彌盛
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
鍾我右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
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輪爾肇建帝京土苞上
壤地跨勝形庶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
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崇明仰

準乾儀懸覺風閱飛軒雲垂溫室嵯峨層城參差楹彫虬獸節
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
章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萬光
其祕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招魏門西
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追尊其高祖訓兒曰元皇帝曾祖武
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帝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
曰桓太后勃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于
側有所嫌忿便手殺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
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鬻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
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僞位尋爲魏所擒弟定僭號
于平涼遂爲魏所滅昌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載而亡
史臣曰赫連勃勃醜醜遺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閭肆慝控

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稷先王之
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闢闢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
奇姚興覩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靈異氣不然何
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雖言朝臣部內
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贊曰淳維遠裔名王之餘嘯羣龍漠乘釁侵漁矣創宮宇易彼瓊
廬雖弄神器猶曰凶渠

書

載記第三十終

亞小屯周
氏甫甫甫

